



雙城記

有一種月餅

家人帶回一盒名牌月餅，打開有精緻4小盒，包着4小塊餅，色澤淺黃養眼，像是月餅中的小嬰兒。小心地捧着吃進口裏，不甜不香少油寡味，實在吃不出什麼味道，看說明寫着「少糖奶黃」，徒有其表，可惜了那精巧得像手飾盒一樣的包裝。

雖說少糖少油是健康，也不在乎這一年一度的幾口月餅，經受這種折磨不如不吃。中秋將近，大街上商場裏滿坑滿谷都是月餅，直看花了眼，功夫都用在盒上，好多月餅盒美以為是賣盒子，忘記裏面還裝着月餅。

花樣愈來愈多，櫻桃、榴槤、木瓜、芒果，好像什麼都可以做餡。朋友傳來一個大大的黑乎乎的月餅，讓我猜，竟然是魚子醬餡。要是鮑魚可以磨成粉，一定也有份。

所謂口味繁多，不過是各種材料搭配香精調製，名頭花樣翻新；老實說，新創的口味多數今年有下年無，好吃的不多，難以傳承。

一年一中秋，一年吃一次月餅，是一種生活幸福感。記得第一次吃香港月餅，一口咬出個黃澄澄蛋黃，就像我第一次吃香港綠豆沙吃出海帶，先是嚇一跳，之後再嘗，微鹹流油的鴨蛋黃和着甜香的蓮蓉，是那裏協調妥當天然合一，本來不可能結合的兩

種材料的天作之合，讓人驚喜中帶着感嘆，只有懂得吃的粵港之地，才有這樣的奇思妙想。好吃，就是幸福感，一口咬下去是滿滿的生活體驗。

小時候，不論街面上賣什麼月餅，家裏也要自製一個。農曆八月十五這一天，起身就看見婆婆帶着姨姨們發麵，挑果料，我會幫着為核桃剝皮，給蓮子去芯。發好的麵粉，做成好大的餅皮，蒸鍋有多大就多大，大約5層，每一層放上各種果料，是買回來的已經做成果脯的果料，切成小塊，擺得滿滿騰騰，紅綠黃相間，層與層之間放糖漿，不用豆沙，不用鮮果。然後上鍋蒸，一家人邊看月亮邊等，等一個好大好大的月餅。

大月餅上台，先拜過月，再按家中人口切成數份，每人吃一塊。當天沒有在家的家人，遠在他鄉的家人，都要分到，會給他們留起來，這就是不放豆沙的原因，豆類會發酵不容易保存。

直放到大月餅變成乾硬的碎塊。兩地分隔數年，我第一次探親到香港，行李裏就帶着那月中秋，給香港家人留下的，已經乾得變形的「團圓餅」。這是難忘的中秋，難忘的月餅，難忘的生活體驗。

親人家的海鹽杏仁太妃糖是我們尋香吃貨群的爆款，我就不多說了。這次她的奶黃流心月餅也是口味純正、弱甜、細滑。



此山中

仔魚時光吳偉才

在《仔魚時光》裏，新加坡著名作家、畫家、文藝復興人 (Renaissance Man) 吳偉才不止一次談到「仔魚」，例如：閩餘成歲：捉生仔魚 (142頁)，淵澄取映：打金師傅 (156頁)……尤其是156頁打金師傅，清楚道明：……我跟師傅們比較老友記是人都知道的，他們給我起了個花名叫「仔魚」，也就是小魚，因為我會鑽來鑽去……

在香港，我們叫小魚為魚仔。

偉才雖然祖籍廣東南海，第3代新加坡人，但心底還是有點不踏實，認為他的「仔魚」叫法，影響自新加坡最大的華人族裔：閩南人的方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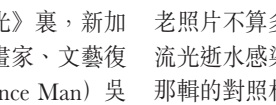
因此Google查證一番「仔魚」二字的出處，結果出人意料。

其一：槽仔魚，純粹頭扁嘴闊張嘴時子人槽口槽面傻傻的感覺，被冠以槽仔之名，槽仔魚身形一點也不細小，絕非魚仔，被撥為鱸魚一族，又名海鱸，身長可達1米多，亦甚可口。

其二：台省人稱為魴仔魚，實為港人熟悉的白飯魚，鮮吃跟雞蛋同煎，又或曬乾成魚乾仔，有清蒸加熟油豉油、炒飯、製成XO醬等等多種用途。

只因上述兩魚之名附加「仔」字，網上查證立即跳出，非正確解讀；聽從偉才說法：猶如蝦毛魚毛的仔魚，於家族打金工場友間遊走穿插的頑皮小子。

仔魚時光意謂：童年往憶。



新加坡牛車水舊時風景

老照片不算多，透過黑白懷舊，感受濃濃流光逝水感染力；特別挑選「閩餘成歲」那輯的對照照片，就是那種大半个世紀之前，當人們口中「南洋」二字並非老電影、舊文章的用詞，而是如假包換的歲月「南洋」，東西文化（閩南潮汕建築風格）融為一體前舖後居的Shop Houses屋群，帶點華人舊時生活作息的堆砌凌亂，中間男性行人屬印巴人選屬馬來人；白色或淺色略長恤衫配襯方布摺疊長裙形式的紗裙，莫說那麼久遠，上世紀八九十年代到新加坡探望遷居彼間友人，入鄉隨俗下班回家，華人一樣底衫背心加短家居紗裙，舒服涼爽；愛上如此民風的筆者，每次到來，必亦如此打扮，不單止家居，外出散步或簡單買菜購物或進食於南洋大排檔 Hawker Centre，必與當地人睇齊；拖鞋、背心或T-Shirt加紗裙。

南洋舊時市影民風之外，偉才新書筆下觸及至多還是他的家人，去日華人習慣幾代人生活同一屋簷下：從祖父、祖母、父親、已往求去的母親、阿嬌（小媽）、他的文化啟蒙姑姐們、同父異母姊妹們、金舖樓面職員與工場打金的工人……

看似細細碎碎，每個小故事既踏實又風趣，將每一抹人情建構成一處先輩故鄉、年輕新獨立祖國、人與人之間並不嚴重卻無日無之的小爭執小是非情感長城。

讀著讀著……每段細則，每位人物，每一抹感觸，猶如心同感受著自己的「仔魚」時光。



新加坡牛車水舊時風景

慎終追遠的道理



發式生活

余宜發

有時候人聽到說拜祖先保佑不了你，作弄你才會有，事實這句說話很不公平，父母親絕對不會作弄你，他們幫助你是沒有條件的，就算你的孩子今天因一事情出了意外，你還是要幫助他請律師。就算今天他再壞，你也會想辦法籌錢為他解決問題，所以根本無條件去付出，這就是他們的無條件的愛，而這些傳聞或說法是不可信。

那麼安神位或安神先哪個好？之前在網上看到一位玄學專家，他說：「如果要拜天上帝，可以到廟宇去拜，但如果要拜祖先，除了每年清明節或重陽節去掃墓之外，家裏便一定要有祖先牌位，他們才會到你家探望你，而且祖先是沒有什麼條件也會幫助你。」

有一個例子可以跟你分享，但以下不是想導人迷信，只是一個個案給參考。話說這個玄學家，家裏有3兄弟，他是排行第二，他的哥哥跟他自己在家裏也有安放祖先位，而三弟就沒有這樣做。有一天三弟說：「為什麼大哥跟二哥你們的生活過得這麼好，不斷買房子，就算曾經生意失敗，還是會好起來；但我努力30多年的生意，也沒有太大起色，更加不用說有能力購買房子？」然後大哥跟他說：「你不妨也在家中安放祖先神位，讓你的孝心也給祖先知道。」三弟果然也跟著做，結果他的生意漸漸做大起來，然後有能力購買房子。雖然這只是一個例子，亦不是叫大家如果想發達就要在家中安放祖先神位。最主要你明白「百善以孝為先，慎終追遠」這個道理。

也有人會說：「那麼信奉基督教、天主教或其他不用上香的宗教，他們就是不孝嗎？」選擇哪個宗教是自己的權利，沒有人可以阻止，但其實好像信奉天主教或基督教的人，他們每天也會禱告大概5次，包括早上起來、用餐前、睡覺前等等，也會向上天禱告，其實他們這個行為就是對祖先的一份心意。反而上香的人，可能只是早上及晚上上香兩次，所以比起每天禱告5次的人還會少，即是無論大家選擇任何宗教也好，最終都是有孝敬之心，不忘初心，不忘本。

雖然自己每天只在收工後回家才上香一次，但也是對祖先的心意。當然還是要說，這不是導人迷信，只是希望可以將這種對祖先懷敬意的道理延續下去，每天也過得平安。



冬陽天地

梁冬陽醫生

學童防新冠

近期兒童確診新冠個案增加，9月1日新的學年開始小朋友都要上學了，在學校小朋友有很多群體活動，在同一個課室和場地，有時不小心或者活動後口罩戴歪了，萬一有一個小朋友是帶病毒者就很容易傳染給其他人，家長擔心是正常的。

年幼的孩子上學相信很多家長都已經有教導他們防衛意識，出門前量度體溫、戴好口罩，勤洗手，不要同同學仔太親熱，不要飲同一杯水。一飲完水馬上戴好口罩，不能脫下口罩一邊飲水一邊吃東西一邊交談，去完洗手間一定要洗手等等。

不過孩子始終是孩子，他們未必做到足，所以在學校老師和工友要留意他們，每次活動的人數、距離要控制好，同時觀察他們的神情有沒有變化，例如很疲倦無精打采、發燒、咳嗽、不願意動。小朋友的反應是非常直接的，如果他不舒服就不願意動，過分靜。如果發現有病應該同其他同學分開，請家長接走帶去看醫生，如果家長來不及去學校也要安排小朋友在一個獨立的休息

室，有大人陪同，盡量將窗戶打開。教職員也要做好防護措施，在未知道小朋友究竟是不是患有新冠之前照顧者最好穿隔離衣和戴上面罩口罩，學校和教育署都有詳細的指引，大家可以參考。

在家裏，如果發現大人或孩子有病，應該留在家中不要上學，並為小朋友做快速測試或可以去核酸測試，如果發現陽性，跟從衛生署的指引上報衛生署和學校，如果家人染病小朋友暫時快速測試陰性，因同住的家人是密切接觸者，小朋友要在家觀察並每天做快速測試。直到一星期都是陰性才可以回校。

如果發現小朋友呼吸過速、高燒，甚至呼吸困難、神志異常、抽搐等等一定要盡快送去醫院。

在香港很多學校有護士或受過訓練的教職員，可以判斷學生的一般身體狀況，家長不需要太過擔心，教育署的學校指引寫得好詳細，到時見招拆招兵來將擋。

祝大家在新的學年身體健康！平平安安！



百家廊

焦淑梅

一條孕婦裙

鵝黃底，大朵翠綠芍藥，間有邊白蕊四葉草鑲嵌。裁剪前後各4片，坎袖，腰部肥，兩側有繫帶。裙襠隨風綻開，渾圓如牽牛花綻放——我的孕婦裙。

昨晚收拾家，又把這條裙子隨幾件舊衣整好，裝進垃圾袋，放在樓門口，打算次日扔掉。半夜，有涼涼的風沿窗戶縫溜進，冷冷地掃過肌膚，遂起關窗……折騰幾次，不知何時方沉沉睡去。是夜，夢裏總是恍惚，若有所失。翌日一早醒來，不由得趕緊打開門，看見裝舊衣的袋子還在，心裏石頭落地。趕忙把那條裙子抽出來，拿回家。

緩緩鋪展在床上，輕捋裙面，看裙上花開，傾聽時間流逝的聲音。

——這至少是我第3次因為一條裙子的去留而糾結。已經存放了20多年，顯然，不會再穿。其他衣物，舊了，不穿了，送人或捐到樓下社區的回收櫃，並不留戀。可是，這條裙子，我總捨不得。

有我純純的同學情。

那是2000年3月，煙柳瀟灑，四處一片鵝黃。一個少婦，懷孕後，反而不知所措、不好意思起來，一天天凸起的肚子遮也遮不住，我多麼希望父母在身邊陪伴。可事實上，偏遠山村考學出來留在大城市的孩子，是被風兒吹落到遠處的蒲公英種子，許多時候自己學會成長。大學畢業後，我們留太原的幾個同學，抱团取暖，守望相助，我們的友誼也從校園延展到了社會。

知道我懷孕，新紅，第一個來看我。

青春的容顏是盛開的花朵，我們愛自己美麗的容顏，哪怕大着肚子，也想做一個妖俏女子。我與新紅手拉手，款款移步，在那個初夏的午後。我們踩着樹影下馬路上細碎的陽光，來到河西百貨商店。那時，量體裁衣

的活計還很興盛，自己選好布料，選定自己喜歡的款式，裁縫定製新衣，手工費也就一二十塊錢。我們流連在各式各樣的花布前，精挑細選。當那鵝黃底、大朵翠綠芍藥、鑲嵌四葉草的布面呈現眼前時，目光頓時被牢牢吸引，我們愛不釋手。就是它了！於是，扯布，量尺寸。

後來的那一整個夏天，這條裙子一直穿在我身上，它面料柔軟，清新鮮艷，怎麼穿怎麼美。每天的向晚黃昏，一個待產的寶媽，望着窗外，等着下班歸家的郎君，不時撫摸裙上的花朵，撫摸鼓鼓的孕肚，與腹內的胎兒親切對話，與好友新紅逛街的情景就浮現眼前，友誼的溫暖觸手可及。一個年輕的媽媽，對未來美好生活無限憧憬，是心滿意足的樣子。——那一定是世上很唯美的畫面吧？

我媽帶着農人特有的莊稼味，背着一個個大包小包，舟車勞頓、風塵僕僕地趕來陪我。我到河西區醫院做產檢，記不清我忘帶什麼重要資料了，我媽自告奮勇地說回家給我取。醫院離我家三站路程，我很擔心她。我媽從沒來過大城市，路上車水馬龍，她認識路嗎？會安全通過紅綠燈的路口嗎？大約半個多小時後，她氣喘吁吁地返回醫院。我很驚訝，問：「媽竟然敢過紅綠燈的十字路口？」她說：「我跟着別人，別人走我就走，別人停我就停。」她神情很是得意——我內心很佩服媽媽的勇敢。直到我順利生產後，我媽又不分黑夜白天地照顧我飲食起居一個月之久。

身邊，突然多了一個嗷嗷待哺的嬰兒，我一下子很難適應角色的轉換。看着自己因懷孕生產變得水桶一般的腰身，加上乳期不能出去工作，有時，我情緒很不好。一次，我又鬧脾氣，我媽給我整理衣物時，拿着那條孕婦裙說：「看，多好看，裙帶後繫，很卡

腰。明年立夏，你穿着，抱着寶寶下樓曬太陽，多好。」也不知是媽媽的話安慰了我，還是那條孕婦裙明黃鑲綠的花朵讓我舒心，我突然放鬆下來，覺得生活的光亮滿滿地照進心房。媽媽在老家有自己的營生要做，母女終究分離。在那個漆黑的冬日早晨5點鐘，我媽輕吻一下我襁褓中熟睡的孩兒，戀戀不捨地走到門口，回頭說：「照顧好自己啊。」她眼圈一紅，嚥下滿腹叮嚀，轉身，出門，奔向回村的列車。

這麼多年，我一直對婆婆家堆積如山的舊物有所嫌厭。一晚，我和老公在婆家看電視，一旁的婆婆在整理她塵箱底的舊物，燈光照着她的褶皺的臉，她專注的表情似乎有梵音嫋嫋溢出。突然，她驚喜地拿出一個壓得皺巴巴的黑色瓜皮帽，帽後有小辮子的那種。高高捧起，衝着我老公喊：「明明，你1歲時的帽子——」我內心很震驚，那該是1973年的舊物吧？距今有40餘年了！那是她孩兒生命的見證，她無價之寶一樣一直珍藏。為防蟲蛀她放過多少顆樟腦丸？晾曬過多少次？也許，在一個母親眼裏，她的孩子才是她生命裏最寶貴的珍寶，她感謝上天賜予她做母親的權利，也頂禮膜拜那些有恩於她孩子的那些人和那些物，哪怕是一頂小小的帽子！婆婆慈祥的目光深情地撫摸過我老公的臉，我眼睛不由得一熱。

想到我那條孕婦裙。萬物聚散都在春秋當中，時間不停腳步，可是時間可觸摸。那條裙子匯集了時間之河，是昔日的情分，有太陽、星光、樹蔭、街道、商店，有眼神、有夢想，有遠方親朋的體溫和氣息，有穿透時空的聲聲問候和延綿不絕的想念。

我決定永久保留那條孕婦裙。等垂垂老年時，可逗我的孫兒：「看，這是奶奶懷着你爸爸時，穿的裙子。」



作業簿

林作

腳足全身力氣去衝刺

最近踢波，本來已經因為有飯局而遲到，要到下半場才能夠趕得及。誰知道在球場上只踢了不到15分鐘就被換了下去。我生氣得不得了，因為我認為隊友不應該讓還未暖身的我，我的意思是都還未完全身子熱起來的情況下就已經叫我休息——我還未出盡力氣呢！

場邊的隊員給我的即時反應是：你不夠拚搶！

我覺得自己其實是還可以的。畢竟我踢的是前鋒，拚搶最需要的是後衛，而我前面主要負責入球，沒那麼拚搶是正常的吧？

可是我並沒有看前半場大家的表現。換我上去的前鋒，馬上展現出來的，是和我截然不同的拚勁——他是向着帶球的對方後衛狂轟。

好了，問題是，我真的恍然大悟。我明白其實自己心目中的感覺可以和現實落差很大。我需要做的是全力向隊友們的程度靠攏。

於是，很快有其他隊友在場上累了，換我上去再衝。

這一次，帶着隊友剛剛生氣的提點，我頓時變得像瘋狗般地追着對面的球員「狂咬」。

霎時間，隊友們連聲歡呼，我也屢次攔截下對手和皮球。

比賽完畢，我有很大反思。很多人在生活中如行屍走肉，其實覺得自己忙忙碌碌，卻沒有什麼時候真的在腳足全身力氣去衝刺。我們習慣了日常生活節奏，卻忘記了在很多緊要關頭，人天性應該是要拿出全部本事去拚一場。

在那場比賽後我踢了幾場其他比賽，每次都提醒自己這點，每次比賽都用盡了自己的全力。比賽踢得更爽，回家後確實感覺傷痕累累，甚至要吃止痛藥，但是第二天起來，精神爽利的。

因為其實人的天性應該是如此的。逃亡、生死之戰，其實是我們祖先的常態，並非例外。有本近年著名的敘利亞/法國人作家寫的《黑天鵝》一書，就是講這個道理。人並不是適合每天千篇一律的，而是要偶爾有衝刺性的事件發生，這樣才會適合生命的脈搏。

我一直都知道這個道理，包括去年打拳的時候，如何每次都進一步把自己的極限推得更盡。但人總是會重複犯錯，所以久而久之，總是要一些事件去提醒自己多一次。



演藝影

小蝶

這次我編寫《重踏香港業餘話劇社昔日足跡》下冊，獲得一些回響。劇壇朋友都說終於有人願意花時間和精力去將一班戲劇前輩的事跡和貢獻記下來。說真，這真是一項大工程，工作量很多，而且自掏腰包贊助比實書得到的收入多出不知幾倍。那麼為什麼我仍然去做呢？或許是一份使命感吧。因為我不忍看到更多前輩的事跡湮沒，史料四散，便咬緊牙關把這個責任往自己的肩扛。

若問我編寫《重》書最開心是哪部分，我會毫不猶豫地告訴你拜會和訪問20多位前輩和聽他們在香港業餘話劇社的故事。不說大家可能不知道，其中有一半前輩早已移民北美洲。我為了訪問他們，親自飛到北美洲多個城市，逐一與他們見面。

我第一位拜訪的是在三藩市的務雪姐（譚務雪）。我還未按門鈴，已經被她房子門外栽種的各色鮮花吸引著，看得令人心曠神怡。門打開，即迎來務雪姐親切的笑臉和銀鈴般的聲音。務雪姐的父母譚叔（譚國始）和黃姨（黃蕙芬）都是香港劇壇名宿，黃姨扮演的西太后更是名滿劇壇

赴北美洲尋找前輩足跡

和視壇。因此，務雪姐不但與我分享她這位「業餘」首位花旦的演出故事和照片，更拿出她的父母遺下的物件讓我拍照，放在書中。務雪姐非常好客，親自下廚請我吃一頓午餐。她的廚藝和她選用的桌上器皿同樣精緻，在她的意大利裔丈夫的陪同下進食，大度度過了愉快的時光。

我在三藩市拜訪的還有少萍姐（鄭少萍）。這位曾經在電視上經常見到的資深演員好像在演出《真情》的「蝦醬瀨家」後便離跡香港演藝圈，原來她在上世紀九十年代中已經隨家人移居三藩市。她很熱情，見到我就給我一個擁抱。她亦很厲害，這麼多年過去了，樣子還是與前一樣，口齒亦同樣伶俐。她告訴我她在「業餘」時只是一名小妹妹，很喜歡跟在漂亮的大姐姐身後。她的父親敦叔（鄭子敦）是演藝圈前輩，亦是「業餘」的中流砥柱。我從少萍姐口中知道不少敦叔的事跡，對這位人人尊敬的前輩有更多認識。

在北加州見過兩位姐姐後，我回南加州去，第一位拜會的當然是「業餘」台柱慧茵姐。事實上，我在早一年已經到過她的家中與她談了數小時「業餘」的事跡，所以才萌生起要編寫「業餘」兩書的念頭。這次再次踏上她位於小山上的

洋房，感覺上好像已經很熟悉她的家似的。感謝她給我很多資料，豐富了兩書內容。

之後，我訪問了Peter哥（黎榮德）。Peter哥是電影服裝裝珠叔的兒子，小小年紀已經跟隨父母做服裝工作，「業餘」的古裝舞台劇的服裝便全是由黎家負責。Peter哥的服裝工作多姿多采，更在洛杉磯開了一個日本村（近年改為亞洲文化村），村內就如一個日本博物館。

另外兩位受訪者靈浩哥（鍾靈浩）和比利哥（余比利）都是King Sir（鍾景輝）在浸會書院教學時跟他學演戲的學生，再由King Sir引薦他們加入「業餘」，成為當年的新生代。靈浩哥專責做道具和燈光工作，比利哥則愛演戲，公餘時仍在洛杉磯導戲或教戲。

我還去了內華達州的拉斯維加斯拜訪達志哥（劉達志）。我們在香港時已經認識，他也是King Sir的愛徒之一，雖然現在已經很少演戲，但他當時在賭城投資大型表演，也是演藝工作。

多於在南卡羅萊納州的浣西姐（雷浣西）和在多倫多的裔華姐黃華華，我沒法親自飛去了，只好以電話和電郵訪問，所以我至今仍與她們緣緣一面。